錢文敏公全集

茶山文鈔卷之三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弟維屏　維喬編次

姪鈜　伯坰　錯　致純

子中銑　中鈺校字

序一

李恒齋金筑槎謠序

古者太史乘輶軒以採民風而十五國之詩備焉至自敘其四牡馳驅咨諏咨度之義則係之於雅昔謝太傅問羣從子弟詩經何句最佳或對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㠯以登高能賦觸物寫懷盡比興之能事爲風雅之極則矣若夫賡颺明廷升頌清廟

義取雅馴辭不累篇四始之道各有取也漢魏三唐體裁非一厥旨無乖是以泝洪大筆則燕許先登發皇鉅篇則李杜拔幟當其登山蒼茫飛鳥解羽沈吟流覽悲愉憑生上下千古縱橫萬里斯遊壯哉豈必窮然後工也恒齋與余同舉進士讀中秘書其為文偉製藏諸石渠煌煌乎足以華國矣歲庚午典試秦中既得詩若干首癸酉復使黔歸以所著金筑槎謠示余余嘗觀小山宗伯憶遊紀遊二圖知天下山水莫黔中若也況所歷燕趙豫楚皆古名流寄迹之地勝因遺址目不暇給宜其詩抑揚俯仰沉酣淋漓時復指事類情寓懷民物撰諸風雅悉有當焉可以無負斯役矣余幼好詞章弱冠

趨庭兩浙遊覽之什歲百餘篇通籍以來未出國門一步迴視曩作十不得二三反覆斯編頁用內愧因書數語以質恒齋

李積圃詩集序

積圃先生余父執乙丑歲與余同舉進士直史館先生之爲人沉靜儉約冰雪其胸其視世俗之升沉顯晦泊如也家素貧通籍後益蕭然如寒士傾日灑掃庭內几席無纖塵焚香煮茗笑傲圖史以此自娛性不妄交而雅好客有過者談娓娓終日不倦先生自爲諸生時以詩名大江南北求之者戶外屨常滿及爲詞林聲益重顧求有知先生詩者先生亦絕口不談詩丙子秋過余

手二冊示余曰吾自少饑驅四方往往有作不敢示人常厲宋子蒙泉稍第其甲乙蒙泉不吾工也而情之所寄積數十年不忍棄子盍爲我序而存之余對曰唯唯余何足以知先生詩然侍先生久稔知其性情雖未得一睹固早知先生之詩之必有大異乎人也今夫詩豈特排比聲律撫拾辭華苟以取悅於一時而已哉蓋嘗竊觀古作者之用心矣其悲愉欣戚之故必有鬱勃於胸中而不能自解者不得已而假詩以鳴鳴其所不得已而已不能執途人而喻之也故世非有悲愉欣戚同其不可解者則不以示之而又未嘗不願天下後世之有得於吾情而論列之也故其篇什當時或散見於知

交投贈之地或手自排纂寄諸名山老衲以求其傳古
之人其不苟作也如此其歉然不自足而不輕示人也
如此其愛惜珍重惟恐後人不相知無以白其情也
如此宜其言有盡而意無窮鬱然深長百世下猶令人
讀之而想見其人也今之作詩者則不然有題而後有
詩强詩以就題餖飣勦襲以為博裁割古語以為巧才
一二十首輙雕而出之惟恐人之不吾知也有所干謁
必攜之往坐未定踧促如不自安慼然如欲言而不敢
吐嚅嚅然出諸袖中顏發赧而進之此固不必開卷卒
讀而知其中之必無可傳者存也先生之於詩其學之
也久矣所歷齊魯燕趙江淮吳越之間名山大川之所

融結故都荒壘之所激感高人畸士名僧羽流之所遺餉其取之宏而用之也廣矣顧歉然不肯輕以示人人亦卒無知之者此亦何必開卷卒讀而始知其必有大異於人乎吾蓋侍先生久稔知其性情而敢爲是言也若夫商榷聲韻搜抉字句蒙泉之所云或猶未悉作者之意夫

金蘊亭先生遺稿序

蘊亭先生以乾隆庚申五月卒於京師維城親視其含斂辛酉二月歸葬於峴門之西積山維城與執紼乙亥八月請急歸省謁外舅定濤先生於濟陽以一卷授余曰先公遺稿以屬子爲訂定將謀剞劂焉嗚呼先生卒

十六七年矣其聲音笑貌言論丰采日往來於夢寐閒者猶昨日也今復見其遺稿未開卷而淚淫淫下矣尙何能握管而序一言耶雖然其又可無一言耶先生天資豪放不修邊幅其與人天眞爛然無富貴貧賤老穉皆率意過之好周人之急家素封以此中落而先生意洒如也嶺南詩學自曲江而後代有作者至近代而鄺湛若屈翁山陳元孝梁藥亭陶若子方九谷諸公卓然名家得風雅之正先生九谷之壻藥亭之甥壻也故其詩淵源二家而風骨過之其在吳與方勺溯沈歸愚李客山劉東郊相切磋少遊京師與紅蘭主人之社一時名士交手識之時阮亭尙書以詩雄視海內見先生高

曇不礙靜遲日自知寒之句爲之傾倒顧不自愛惜所作恒散失今所存者多零篇殘幅掇拾於敗簏之中憶戊午秋維城就婚甥館時年十九先生年六十有七每有所作輙曰錢郎云何時時上下其議論泛濫於古今名家流分派別較若列眉指其得失别其同異而一以李杜爲歸宿先生之所以開余者如此其深且至也先生之視余諄復如弟子莫逆如好友愛惜保護如驕子其所期余者甚大今淹忽十六七年迄無所成就學曰益以荒余之所以副先生望者何如哉維城今年三十有七又如是十六七年則亦將老矣人生幾何其所謂十六七年者有幾方其時才力猶可足用且得先生日

夜耳提而面命之尙不克自樹立以稍涉古人之藩籬今去先生益久微言緒論日就墜失質益鈍牽以世務刺刺無須臾之間雖欲發憤强進譬猶瞽者之無相迫以日暮而趨三月聚糧之路陵谷又從而間之幾何其不顚躓徬徨涕泣而無所歸也謹就先生詩稍正其魚魯以應外舅之命而并述先生之所以教余者誌感焉先生配方太恭人年八十三尙康强無恙自有集歸愚宗伯爲之序

浮玉山人集序

余不解爲詩而好讀杜詩嘗手之不置出入必以偕質旣魯鈍且善忘終歲讀略不上口掩卷輒茫然而好之

愈篤讀愈不已余不解爲詩益不知杜詩之佳者何在第讀之久時時如搯其眉頰鬪其慨息之聲不自覺其怦怦乎有觸而動也作者衆矣鮮他讀即讀亦未嘗若是之反覆而不倦也近世之號爲風雅者誇聲調務采色高言外之味參禪悟之旨海內翕然宗之其宏獎之力沒世猶能使人奉之不衰此豈無故而能然哉顧吾讀之若未始有動於吾性情而使之流連而不能已也而一二奇傑可喜有合於吾者而世往往呵之余益不自解然終不以易吾好適吾性情而已今夫空虛寥廓天下之至大也物鮮遊焉翼者不廢走走者不能飛距臂努踴躍數步而止耳上可兼下下不得取上此自然

之數也今世之獨標一旨以矜奇拔異羣鶩爲絶調者杜集中莫不悉備而無可指名此亦極天下空虛寥廓之境也遊之者猶得有所兼而世之獨標一旨者之或未始遊其宇也理固然歟抑余嗜之而爲此言也雖然嗜好之不同若寒暑燥濕然吾不能出吾之性情以求喻於人復不能强人之性情以求合於我吾烏知夫人之情固有不動於此而動於彼者耶吾又烏知動於此者之優而動於彼者之劣耶亦各適其性情焉而已王編修鳳喈長於經學以其餘事爲詩復甚工其舊所爲若干篇久序而刻之矣復自決擇益以近所作都爲十二卷曰浮玉山人集而索序於余余維鳳喈以詩名噪

海內久矣其向所序而刻者世固已好而讀之矣其性情之地淺深必有自喻者而奚余言之足多無已則試即余所深眥以爲有動於性情及世所呵之一二家反覆尋繹之或者更有進焉否也

儲玉函詩詞集序

人必甚相得也不相見則思思而見之則相得古人於我渺不相涉也然而思之日誦讀其詩書則又甚相得今之人與我日相接也然而思之每不如古人然則必相得而思相見而相得皆無於古人之數者也戊午己未之間余於都門識史子思存示余詩一册曰荆南風雅見儲子玉函之詩吾讀之輙思得見之余識思存不

識玉函也然思玉函過於思思存厥後奔走四方并所謂荆南風雅者而失之不得讀其詩而益覺其人之足繫吾思也丁丑之冬玉函來京師以所作詩詞若干首示余余晨出暮歸數數至不相值而余讀其詩則見向所讀之而思其人者并得向所思之而未得讀其詩者今夫古人之可思甚矣我思古人不知古人之思我否也玉函不遠千里而來來輒以詩示且欲得余一言爲序玉函雖未得見我或亦有足繫其思者乎然則余與玉函其無與於今人之數又可知矣

河東儲氏彙纂序

乾隆丁丑長至月儲子嘉斌以所葺河東儲氏彙纂示

遠數千里請序於余余曰自眉山蘇氏創爲族譜而世家大族莫不家有一編遠推黃炎旁及史傳凡功名懿鑠聲稱赫赫然者羅而葺之爲子姓光如是而已非必有敦本睦族發揚先世功德以祈相引於勿替者也故坡山朱氏譜雖以朱呂文謝諸公爲之序而後世不能無譏焉宜興儲氏爲吾郡望族非獨吾郡望族也自莊城御史顯於唐初厥後簪纓弗絕大江南北三楚兩浙閩嶠滇池之間遊人相望而皆以莊城爲其祖臧林爲大宗臧林宜興里名也其遷於臧林自千十五公始在宋紹興之十六年卜吉奠居綿綿延延而元而明迄於我朝其間文章行誼科名爵秩蜚名於時者指不勝屈雖

遐陬僻壤庸耳俗目無不知宜興之有儲氏者大江之發源岷山也始於濫觴其過夔州下三峽趨荆襄派分爲九復合爲一茫洋浩瀚以達於海源遠者其流長也儲氏始以相齊國見於孟子至開元時而御史始大與蘇氏之以司寇見尚書而眉州刺史亦於唐初始大者無異而族譜未備其何以示後且吾聞先王之治族曰工史書世宗祝書昭穆而已然且姓分爲氏氏分爲族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若是者何也余嘗爲之臆解曰上世之韋編竹簡鐵撾非紙墨比欲羅而聚之若後世然則汗牛充棟祖廟且不可藏以氏族分而以姓聯雖本支百世秩然而不亂先王之分族正所

以合族故曰大宗收族者也然則探源析支使合者可分分者可合非大宗其奚屬臧林爲儲氏大宗固多才而嘉斌以屢困場屋輒棄舉子業肆力於古搜考歷代史書家傳彙爲此譜可以爲難矣然吾竊怪千十五公之遷在南宋之初何不一葺家乘求所謂朱呂文謝諸公者爲之序而積五百年後以俟嘉斌嘉斌旣不憚攷數百年史書家傳分晰薈萃又不求當世之有文章道德如朱呂文謝諸公者爲之序而不遠數千里以屬余獨是其書有表有傳有考有雜誌援據切實不覺不遺皆與國史相表裏而非徒炫燿一姓閥閱之盛則雖無朱呂文謝諸公之序後世之識吾知免矣抑吾更有說

爲陶淵明痛致敘之道裒其贈長沙從祖有昭穆如路人之歎而南村作輟耕録譜靖節貞白世系毛晉以爲南村自恃爲淵明後一人莊城御史其詩絶似淵明晚節隱居丹陽同於貞白蘽繁之作意有在乎卽不然而吾且以毛氏所云爲嘉斌論矣

丁丑科武會試録序

乾隆二十二年丁丑會試武舉

欽命管理鑲紅旗漢軍都統事務多羅平郡王臣慶恒署理正黄旗蒙古都統鑲藍旗護軍統領奉恩輔國公臣恒魯協辦大學士刑部尚書鑲藍旗漢軍都統臣鄂彌達鑲紅旗蒙古都統臣那親校天下材武士試以弓

馬技勇既殿最其高下復

命臣維城翰林院侍講學士臣盧明楷偕給事中臣程

鍾彥臣薛澂郎中臣王洛主事臣葉宏同校內場伏念

臣以庸愚備員

禁近十數年間叨沐

殊恩洊歷卿貳乾隆十九年甲戌為會試副考官旋教

習庶吉士壬申甲戌丁丑充文武讀卷官內茲復奉

命校閱武闈竊司衡鑒惶懼彌深夙夜偕同事諸臣矢

公矢慎擇其文理平順議論條暢者得士如額謹以前

列文十五篇鏤板以獻臣倘得颺言簡端竊惟自古帝

王之治文武兼資三代以上兵農不分故不求將帥於

卿士之外武舉之設胎於漢肇於唐詳於宋而大備於
我
朝漢以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才力爲官非設
科也唐長安二年始置武舉史稱其選用之法不足道
故不詳書雖馬端臨以郭子儀自武舉異等中出不爲
不足道而深歎登科記所載獨軼武舉爲一欠事然以
一代之制而得一人未若李廣趙充國甘延壽馮奉世
之盛史言非諱無謂也宋仁宗天聖八年親試武士才
十二人耳乃多不知書景祐四年始以韓億言出神武
秘略授邊臣復以馮維師奏以策爲去留弓馬爲高下
神宗熙寧五年始建武學設敎授制稍備矣然其後卒

授以權酤之事胡沂以爲所取非所用所用非所學百年間未見有折衝禦侮身係安危在是選者也我
朝武舉之設三年大比一準文科其先之以馬步箭也即唐之長垜馬射步射筒射也其繼之以弓刀石也即
馬槍翹關之類也最後試以策論即宋之令習諸家兵法及歷代用兵成敗前世忠義之節也蓋合唐宋之法
而兼用之制乃大備百年以來入備宿衛出膺專閫提鎮大員往往出其中蓋自我
國家誕受多方混一區夏武功赫濯前代莫比臣嘗讀
八旗通志從龍之彥才武絕倫者指不勝屈古稱名將未有若斯之濟濟者也我

皇上聖神天縱文德誕敷不忘武備萬幾之暇親御弓矢彀不虛發又歲以春秋蒐狩與士卒較獲習勤苦德威所播撫遠不屆回面內向厥角而來者踰西極數萬餘里向讀路史所載帝軒中冀之事以爲誇大由今觀之豈足異哉多士幸際

昌期尙益自策勵精韜略爲

朝廷干城腹心之寄書曰則亦有熊羆之士不貳心之臣保乂王家豈惟是一第之榮爲鄉里宗族光寵哉是則臣區區之心所厚望云爾惟時知武舉則兵部右侍郎臣程景伊監試則御史臣闞循琦臣宗室實麟臣法琨臣姚成烈臣李宜青例得備書工部右侍郎臣錢維

城謹序

鶴年堂製藥録序

王君某嘗醫其治藥精最於他醫病飲者多愈求之日益衆乃恐採古方傳以自所製合和諸良藥以應求者復以方名部分之詳列引使梓行於世而請余序余不知醫固不能推原其意附益善以信求者獨得以醫之利害爲王君告焉語曰不爲良相爲良醫醫若是其重也太史公爲扁鵲倉公傳殊之於日者龜筴蓋以爲非技術者流意甚深而王劭不知乃非之余讀其文奥多不可解非通陰陽之出入深究五行生尅衰王無以別白其旨今仲景叔和書具在俗學且瞠目安論倉公哉

倉公之言曰自意少時喜醫藥醫藥方試之多不驗後師公乘陽慶悉去故方書以古先道遺傳禁方授之學三年迺能決生死有驗是知非古先道遺方不中病不中病非特病不已且因殺之往往然也醫之利在生人而或殺之此其弊不習古方一執古方一扁鵲曰越人非能生死人也此自當生者越人能使之起耳今或於生者而死之不可不慎也王君所集合古方不下數百首後益以自製方案發新其殆有神明於其間者乎然王君之書縣藥以待病病者揣而自求之得大凡耳夫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有脉法以立權度有數者異之無數者同之然且脉法亦不可勝驗診者以度異之乃

可別同名命病主所在王君誠神明其間安且得病者因審天地參之身以判同名異主之用乃以不負此書耳

儲氏詩詞彙選序

天下事操之天者可必乎操之人者可必乎則必曰操之人者可必耳然吾觀古來閥閱鼎盛若五侯七貴兩大司馬六九卿十二千石等代有數家而求其父兄子弟俱彬彬有文采行誼修飭可入文苑儒林傳者六七人不可得若是者何哉豈功名富貴天之所輕文章道德天之所靳耶抑人之早夜孳孳殫心竭慮於其間者本在彼不在此耶何得其所不可必反不能得其所可

必也何得其不可必之多而得其所可必者之不數數見也儲子嘉斌輯其宗譜自唐御史公迄今凡三十三世分支別派共若干卷曰儲氏彙纂余既爲文以序之復自御史以下迄今之以詩詞名observe諸家乘及散見於諸名家選中者摘之人數十首或數首凡二百四十有四人曰儲氏詩詞彙選請余序余聞之孔子曰才難不其然乎才之大經緯天地撥亂致治奠山川草木使民物咸得其所及其細歌詠風物發爲詞章其爲才不同而既均謂之才則均難也余自束髮讀書作舉子業即見所謂儲氏六子文者在陸先生與其羣從家塾課文也及長與太僕梅夫賡文茗坡爲同年友益得盡交儲

氏昆季皆恂恂儒雅言行不苟而其文章大都蹈厲風發不可一世以為儲氏之才莫盛於是矣及觀是選自唐宋元明以來代各數十人指不勝屈後先彪炳垂於無窮才之盛如是極矣安在其為難也然由是而上推之漢之荀氏竇氏晉之王氏謝氏載諸史籍後世其傳為盛事美談者上下數千年中凡有幾家則仍難也自御史顯於唐至今儲氏科第世世弗絕既得其所不可必矣而才之盛又如此所謂難者不終難耶儲氏之教子弟也嚴而有法其為學也專而勤故吾鄉之言勤苦讀書者必推儲氏而吾鄉之有志於勤苦讀書者多延儲氏子弟為師蓋其所由來遠矣然則是選也將以為

天下之教子弟者勗其特識儲氏一姓之盛而已哉

己卯科江西鄉試錄序

乾隆二十有四年己卯賓興之歲臣 維城奉
命偕編修臣 翁方綱典江西試事伏念臣 江左非材學
識謭陋由乾隆十年進士蒙
恩擢翰詞垣侍直
內廷洊歷鄉試數年以來爲文武會試考官者再充讀
卷官者四屢司文柄自愧弗勝江右大邦益懷祗懼星
馳就道逾月抵南昌維時監臨則署理江西巡撫兼提
督銜降一級留任臣 阿思哈外提調則江西等處承宣
布政使司布政使臣 湯聘外監試則江西等處提刑按

察使司按察使臣亢保內提調則江西通省督糧兼巡南撫建道臣蔣衡內監試則江西通省驛鹽兼巡瑞袁臨道臣高積內簾監試則饒州府同知臣黃正維內收掌則瑞州府通判臣王國祚內外簾清恪供厥職爰進提督江西等處學政刑部員外郎翰林院檢討臣張拜賡所選士八千二百有奇扃闈三試之臣維城偕臣方網率同考官同知臣敏文臣李其昌知州臣周作哲知縣臣漲守約臣錢浩然臣陳于上臣金渭臣唐廷槐臣平聖臺臣黃繩先臣潘廷颺臣吳琦臣曹師聖臣范泰恒等悉心校閱得士如額謹擇其文尤雅者鋟版以獻臣例得贊言竊惟文辭所以載道文者文也文不

可以質勝俚則傷雅學士之所羞也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文尤不可以文勝華而不實亦儒者之所擯也故曰修辭立其誠自古之以文章名世者多矣其各以用力之淺深所得之甘苦以號於當時而詔後世者亦不一矣然欲求一言而抉其要千萬世不能外者未之有也至矣哉孔子之言曰達而已矣嘗試譬之於水水之行不一其發源也或於深山或於平地近者數十百里遠者數千里其大者爲江淮河漢其小者爲湖爲谿爲淵谷而必以歸海爲達孟子曰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沛然誰能禦之得其不可禦則其爲達也思過半矣文之體不一而其爲達也則一文之爲達一而其所以爲

達者不一何也高文典冊製尚華贍類情指物言或幽深故有以簡爲達有以繁爲達者有以直爲達有以曲爲達者有以樸率爲達并有以壯麗爲達者評理之文理足爲達敘事之文事白爲達議論之文意盡爲達若夫一唱三歎言近旨遠且有以不必達爲達者矣故曰言各有當也今詩書之文具在皆夫子所論定試取盤庚大誥敉之伊訓說命十五國風之與雅頌其爲同否何如哉苟不辨體裁執一而論是何異責長江大河之不爲涓涓細流而欲助濆汙行潦以洪漣怒濤也我

國家以制義取士今益以律詩一首凡爲文之體略備

臣奉

命時親承
聖訓以絀浮靡崇實學爲詩諄此與夫子辭達之旨聯
世同揆也江西爲人文淵藪古文則歐曾王爲有宋大
家制義則江西五家天下所膾炙此邦多士
聖心實拳拳焉臣局闈以來早夜冰競恪遵
懿訓以繩尺多士文不一格要惟理足辭暢以所無背
先師之義而上答
明詔雖限於才識此心不敢欺夫言者心之聲也其言
平正通達其爲人也必醇而寡疵予日誦詩三百授之
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
朝廷之取士豈徒曰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而已哉蓋

將以用之也則今日試其文而有合者他日授之政事而達庶無負

聖天子作人之意焉工部右侍郎臣錢維城謹序

范無崖文集序

河南范君無崖與余同舉進士官翰林其爲人樸率不自修整默默不多言言則斬然不爲世俗澳涊態余性喜談又好爲詞章之學與無崖同官落落如也旣無崖出爲江西崇義令故人自江西來者每述其治行悃愊無華有古循吏風余謂無崖性固然無足多然益心重之已卯余奉

命典江西試無崖分校詩經同坐起者四十日貌益樸

言益寡吾不知古循吏之悃愊無華者何如觀無崖狀貌則今日之所謂皦練捷給能吏中無此人也既竣事無崖又病不得一談獨以其文一卷授余則見其議論縱橫氣蓬蓬不可遏若疾風起山谷吹雲氣大小絡繹而奔走也若濟水伏流迴淺土騰躍而上出也若珠之走而汞之飛也若大火燎原野其光赫然百步之外炙人不可近也慨然歎曰無崖之文至是哉向者殆以樸率寡言失之今夫文章所以居不朽之一者以其眞氣不可磨滅也人壽多者七十年或八九十年大抵百年止耳此百年中生死不可知然至竟百年而遂死者其百年之中因無可以生者在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文王之聖而第以爲文道非文不傳也然則文章豈直不朽之一立德立功胥賴之矣無崖之文以氣勝已得乎古人不可磨滅之實其涵養沖融益進於道而不求勝於氣蓋必有與年俱進者而吾獨怪無崖樸率寡言而文之華贍奔放乃如是司馬氏曰吾意子房必魁梧奇偉觀其狀貌乃如婦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嗚呼此子房之所以爲子房歟此吾無崖之所以爲無崖歟其粹然一變而進於道吾又安足以知之

史滙東四史勦說序

天下一物得一物之用者器也器不能兼衆物而非資乎衆物則不能成一器今夫宮室亦器也工師爲之非

工師所能獨爲也埏埴緇綏百工之畢具以受成於工師及其成則無復有埏埴緇綏百工之具存而乃成乎一室之用器有大小則固有兼衆器而成一器一器而用可兼乎衆器者矣信乎天下守一物之不能成一物守一物之用之不能通衆物之用也豈直器乎哉漢儒之說經也各有專家然必窮諸經而後能專一經學者讀其一經而諸經可攻亦必徧攻諸經而始能通其一經之說讀史之道亦然乙丑丙寅間余嘗與莊子方耕同讀書方耕忽然而疑掩卷而思思而忽若有得余取而視之則固平平無奇若了然於胸中而無不可解者吾是以知余之陋也今使一物止有一理則無可疑一

理而有兩端則疑生兩端之中又多岐焉則益疑之矣疑之爲道起於多定於一余之讀書也以篇觀篇以卷觀卷以一書觀一書無怪乎其無可疑也天下有不能有所疑而能有所得者乎甚矣余之陋也今天下事端多岐紛不可紀者莫史若矣節曰吾以備遺忘資論説而已則讀盡二十二史夫何疑讀盡二十二史夫何得誠取其紛不可紀者兼綜而精思之同者可以異異者可以同疑益多則析之愈細而古人之成敗得失皆可引而與當今之務及吾身所朝夕親歷者互證而得其當而史學乃以有用朱子曰讀史易令人心粗噫乎粗心者安可讀史讀史而反致心粗耶史子滙東遂於史

史記兩漢三國學尤深亦有心得則筆之凡十六卷曰四史勦說以示余余反覆讀之析疑似辨異同考究得失皆確乎有所見足以發前人所未發勦說云乎哉禹之治水始乎冀兗終乎梁雍疏其流乃以導其源四史者諸史之源也史子非博通乎諸史無以說四史則此非直四史之言二十二史之言也以二十二史之言說四史而乃以成四史之言乃以成史子一家之言而可以告天下後世之讀四史與諸史者然吾觀史子之為人言吶吶如不出諸口於世格格多不相入其或者通其說而未究其用乎抑用不用亦有數乎史子家素貧今以鐫秩歸苕無以自資給嗟乎史子歸矣勉之士大

夫讀書稽古將以致用也史子用矣未竟今且廢不用用不用不可知要不可不存乎待用之具史子即所說以懋究其用益爲通達以適當今之務慎毋以貧自廢也瀕行書以贈之

史介翁遺墨序

世富之家席豐履厚苟不至侵冒無厭漁獵貧民以自封殖其稍知自好者子弟獨亦閑雅且都頗能讀書有文采而一二寒畯之子守其世業一經外無長物寒暑伊吾足不出戶於世俗周旋晉接之禮疎略不中節粥粥乎其無能然此兩人者同聚一室則所謂閑雅有文采者一覽而盡錢帛之氣將流露於不自知而此二人

那之淵然持論具有本末可使人終日相對而無倦然後知詩書道德之光必由況浸涵育而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史子滙東甲戌既成進士入詞苑而落落如寒士觀其所著書及他詩文則皆原原本本博贍滙雅與之談娓娓可聽吾知滙東之學之必有所自來矣庚辰之秋滙東將歸江西出一冊示余曰此先君子遺墨先君子好讀書而未嘗著述近於書帙中檢得此數十條錄爲一卷歸其有以序之俾藏於家余讀之歎曰富哉言乎此非即先生之著述乎書財一卷六十一條耳然尙論古人關興端崇正學敘身世患難之故述祖德以教子弟言俱可爲法則世固有終身著書汗牛充棟而

其間曾無一言之幾於道者以此視之譬猶鈎金之與輿羽烏得以多少定其輕重哉先生不好著書而所留遺若是吾子今日之所作皆先生緒餘耳又多乎哉記曰父殁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耳吾子其敬藏之益務研窮經籍多著述以竟先人之緒則誠爲能讀父書焉吾因滙東以知先生之學又因先生而益知滙東之學之所自來也故樂得而序之

曹劍亭北上草序

詩之作也皆由於所感乎其臨眺踟躕盤桓躑躅也則山川感之其俯仰上下悲慨欷歔也則興廢感之其徘徊光景流覽榮枯迫夫耳之所聞目之所見棖觸而不

自已也則時序感之百物感之若是者皆得於行役爲多嘗考之風詩陟彼高岡登臨之感也彼黍離離憑弔之感也汝墳之枚旄邱之葛蒲荷陂澤黃鳥草虫時物之感也若乃寂處一室搔首仰屋安自而移其情哉同年曹君向刻劍亭詩草十數卷閑雅沖澹出入王孟韋柳間世多稱之丁丑歲讀禮南歸辛已十月來都集其途間所作詩凡一百三首爲北上草付諸梓而屬余序余讀之而知劍亭之所感深也然而更有說焉登山臨水送將歸悲哉秋之爲氣也風雅之變多爲離憂必其感憤抑鬱而意有所不得通此非劍亭之所遭也劍亭雋才不早遇遇而旋以憂去貧甚又爲疾所殆劍亭之

境良苦而不可云窮夫詩窮則必工然工亦何必盡窮也劍亭年四十余長三歲耳方强仕不爲老翰林職在文章且將覃精研思發著作之庭和其聲以鳴國家之盛此雅頌所宜而非徒風人行役之感也余更濡筆而俟之矣

金谿李氏族譜序

自眉山蘇氏剏爲族譜而踵之者忘其立教本意但取歷代之名位尊顯及有道德文章爲世所稱述者羅而搆之以爲源遠流長世家巨室之徵其有缺佚則以意補之不顧其世次之妄年代之合又或竊附於當代大姓聯爲一宗以自取重不肖子弟往往竊利於其間先

王之於氏族也重矣工史書次宗祝書昭穆於是乎有姓有氏有族其秩然而不可紊也自宗法廢而氏族亂井田世祿廢而宗法亡後世之言譜也綦難且世系之不可考也自古已然故有終身學左氏而不能辨七穆者矣以鄧爲曾以曾元之曾孫當西漢之季世雖以子固之學猶不免焉又安論其他李子木行名楫余已卯江西所取士庚辰捷南宮其來試也主余家暇詢其世系曰楫始祖時賢公宋崇寧間由廣信之鵝湖遷於金谿銅嶺十數傳而爲昇一公自昇一公至楫凡十一世皆務農力穡無顯仕宦族有譜燬於火時賢公以下世次不可考楫方修之斷自可知者不敢遠引旁及攄其

素也李子誠朴人也其言質而不誣夫李氏之得姓也遠矣其貴而有稱名於歷代者多矣其在於今臨川其最著也而李子之自敘也如此嗚呼其賢者乎李子之將歸也以序爲請鹿鹿末郎應壬午秋九月乃書而寄之

雁宕山志序

天地之力大矣其奇怪恍惚能窮人於耳目心思之所不能測然而藏之幽昧黯曶之地龍蛇守之虎豹魑魅朋聯其中深林巨壑塹塞其外雖奇絕不自表於世人於天地其渺小矣然其耳目之所觀聽心思之所研説雖極險阻蒙閟造物若有所甚惜而不輕示人者往往

縋而出之搜剔深隱以號名當世詒諸後人夫天地果何所愛而靳之人亦何求於天地而必抉摘其靈怪使一一無所匿哉凡物以見用爲貴即天地山川何獨不然其惝怳兩相待也牧齋遊黃山作記數十篇余取而讀之飄然置我於天都始信峰下朝日未出雲氣滃潒於吾側也客有好遊者橐中金數千遍歷五嶽及海內諸名勝作詩千首示余余茫然嗒然若蠍屐負笈執策而隨其後信哉山之奇以人傳人之奇以山傳也東南之山其在浙者必首推天台雁宕雁宕雖晚出於宋而其名已見於唐其奇尤非天台比余幼而耳熟焉壬午冬奉

命視學浙江冀得一遊癸未秋九月方試栝蒼有以雁山志贈者余覽之蕪雜不足觀又數日將下溫州舟次石門或挾二帙立道旁余問之曰樂清諸生施元孚世居雁宕山下走宿其中者數十年凡山之一木一石無不周覽焉病舊志之疏而舛也不憚搜考爲志十卷致正之執事余受之返舟中盡夜漏讀竟歎曰是雁山之志也夫山以奇名且千百年而斯志之成必於施生之手其有所待也夫夫天地能出其奇怪恍惚之境以供人之求而人之性情或不能專嗜而爲好好矣而其文章或不能揮斥刻露以窮極其變態能窮之矣而或爲世俗所牽或宦遊走他郡不能竟其事三者不可必合

之數也又安能無所待也生且老不爲世用自以此爲淡泊之業然山之奇由是而益傳則生之名亦且不朽山有待於生耶生之有待於山也因書之以弁其首

茶山文鈔卷之四

武進錢維城稼軒著

子中銑　中鈺校

序二

春秋讀左序

詩書聖人教世之書也春秋聖人治世之書也教則從乎言而治必按諸事教天下之公也而言即聖人之言治亦天下之公也而事非聖人之事言即聖人之言故言在卽教在事非聖人之事故事不備卽治不彰何也春秋之法遇事直書善惡自見而不能無筆削必有削

乃有筆故欲探春秋之意者求其所筆不可得叅觀其所削而知之矣若是者舍左氏無由昔止齋陳氏之學深于春秋獨宗左氏爲有功于經能存其所不書以實其所書作左傳章指棲綸序之以爲自有春秋以來所未有可謂知言矣嘗竊譬之于日月日月之光無所不燭物之得失好醜日月不言而物自呈之然日月之光必自其麗于物而始見左氏其光所麗之物也光之所麗又必有其所不麗者而借之以呈其象左氏又其光所不麗之物也而世之攻左氏者以爲是非頗謬于聖人夫左氏之言固有過誇且失實者然觀其言當思其所以言而推見其不言之隱且吾所取于左氏者謂能

備其事而可循以是求聖人筆削之跡也非卽以左氏之是非爲聖人之筆削也癸未之秋余試士金華姜子白巖方主蘭谿講席試畢來謁問所爲則曰有春秋讀左若干卷未及卒錄敢以首卷先袖而出之余未及觀及下處州中途無事乃悉讀之反覆歎過歎曰姜子之善讀左也夫左氏之書通二百四十年之書爲一篇者也其脈絡貫通本末咸備讀者類能知之若其離合變化以斷爲續以揚爲抑則有不得盡知者矣姜子之讀左也通其言并通其所不言其言在此而意在彼與言如此而意不如此者皆一一深思而得其故而要以是非不謬于聖人爲宗學者循是而探索之而聖人筆削

之意乃可窺也則謂自有左氏以來未有此書可也爰序數語寄之以亟裘其全帙

詩經讀序弁言

古有之解經而經亡斯言也於詩尤信詩之爲道其旨遠其深也根于性情其感人也乃在聲音微渺之間故詩可口說而或難以筆之于書可以意會而亦難以言之于口詩之有序引而不發以不解解之以不解解詩而詩乃得其解而詩不亡而固者獨竊竊然疑之此美子讀序之所爲作也或曰序旣以不解解矣豈子之解非贅耶余曰非也夫所謂引而不發者非終不發也樹的于百步之外彎弓而志之彀學者熟觀而自悟焉志

其志不發是也發之亦是也飲水而知其源雖極之千溪萬壑無異矣夫三百篇之旨其去後世之所作也遠矣其不同者詩人之意也其或無不同者詩人之辭也如以辭而已幾何不以歡鬭子夜例國風也而甚者遂欲起而刪之則并其所謂歡鬭子夜者非也姜子知之矣而不敢言也雖然姜子知之矣必姜子而後可以讀序必姜子而後可以解詩

劉大猷臨安雜感詩序

士之深藏若虛者非一望可知也即朝夕與居有不能盡知者焉劉君大猷爲吾邑名諸生其經義一稟先民法程不屑與時士爭可否而時之號能文者亦卒無以

過之癸未歲余延致浙江爲兒子師余喜論詩叢中多
吳下名士往往酬從縱談多至夜分不輟而君性旣不
飮又吶吶不出一語十一月余自浙東歸見案頭一帙
則君臨安雜感詩也凡斷句三十章其閒縱橫史事俯
仰廢興激揚婉轉能使讀者悲歌慷慨應節起舞而不
能已雖　梅村握管爲之何以過哉而吾向者乃僅
以經生重之予之不知人耶人實不易知也君將歸予
强留其稿付諸梓以供同好非君意也

鳴春小草自序

粵自虞帝敕幾皐陶拜手明良喜起著于典謨其在詩
曰豈弟君子來遊來歌以矢其音又曰吉甫作頌穆如

清風自古帝王躬極治之逕總天地之文莫不流示篇章播爲雅頌而其臣沐浴醲化宣布仁風亦有賡颺以志一德詩書所載千古興觀猶歟茂矣夫稟風扇物則萬竅和聲膏雨濯枝則百昌撰色塤箎之道妙於音形喙息跂行不能自已蟄列飲耒震空谷何自發其嘈吰鸞儀既升聲倫乃得有其視聽雖匏竹咸樂效響于軒縣而瓶罍不能報形于太冶是亦率舞有情莫贊九成之盛樅陽既倡雖爲八伯之歌者矣然而卷施寸草亦有夙心葵藿三秋乃其本性麒鳳在藪遊東敢自矜其一毛璆琳獻琛梧臺不自棄其拳石弇走于途錦繡什襲亦其宜耳維城伏處菰蘆幸激

明聖乍釋蒲爵遂登石渠遭際之隆撫膺慚遽簪筆
秘殿十六年于茲親見我
皇上聖學高深天文彪炳萬幾餘暇寓意臨池揑則風
雨往還富則江海涵納瑤編所列不下萬篇蓋自圖書
肇造以來煥乎文章于斯極矣維城仰雲漢之昭回丕
洪鑪之鼓鑄時蒙
宣示勉效對揚蹶蟻步以躡時龍奮蠅聲而應雷鼓蓋
賡和者不及百分之一而已知竭能殫流汗濡沫矣念
小臣幸得以
君父為師不敢以顓愚自廢嘗諸陽燧測景爝火亦分
日光蚳池濫觴涓流必宗海若玉瓚自天無可贊以一

語金鐘在御聊自守其寸莛爰拾遺瀋付諸鈔胥名曰鳴春小草蓋以陽和溥化大地熙春竊比凡禽引吭志喜敢曰來儀虞陛鳴舞周岡者哉乾隆二十有九年七月下浣維城謹識

僊巖大忠祠集序

生死成敗者人也天也生之死之成之敗之者天也人也天之所爲者跡也生也或成之死也或敗之死而非以爲敗生而非以爲成如是巳矣人則不然有生而生之有死而死之生無益于成而不害其爲生死無益于敗而不害其爲死甚者反其道生者死之死者生之成敗不足爲成敗若是者非天之所爲也蓋天以生死成

敗予人而人不能違人又各以生死成敗予人而天與人亦俱不能違久矣夫天地之不敝人心爲之也自古忠臣義士遭家國之難奮不顧身以圖萬一之舉事卒無成而其志百折而不變蓋亦有之然未有如文信國之甚者也信國之所難者非死信國之所不難者亦非死自西江起師以及衣冠柴市無日而非死也而尤莫險于脫身眞州浮海南下之日蓋前後之欲殺之者敵國而其時則南北交殺之公之詩曰阸運一百日危機九十遭當此而竟不死吾不知天意如何矣夫國家危敗雖極得人則存靖康之際不可支矣宗忠簡鳩集流散化盜賊爲義師卒成中興之業高宗初惑汪黃之說

倉猝南潰削迹海濱當此之時豈復有宋哉而左右支吾輔危爲安則內有忠定而外有韓岳也公之精誠才力足以救敗天屢阨之而屢生之卒無救于敗而不免于死此千百世下所爲椎心而嗚咽者也雖然廢興天道人不幸以身當其運而思以力爭天固不能以一人而囘也知其不可囘而不忍不盡知其不忍不盡而太息于不可囘則皆出于人心之不死人自有其不死者耳於天乎何尤于公乎又何恨臨海偎巖洞倚幽泛海時曾泊焉郡人建祠祀之久而中廢諸生馮蔚霽等修之而葺其詩傳記以爲集自前學使彭公而下皆有序余覽焉詳且備矣特舉人心之不做於天地者爲諸生

告焉

湖山便覽序

蘇子曰浙之有西湖猶人之有眉目也其名著於天下久矣文人學士搜別遐隱傳攷載籍以標奇紀勝者自田氏遊覽志而外不下數十家可謂夥矣翟君晴江湖山便覽之作不綦贅乎曰是不然西湖之勝至今日而畢顯其遇至今日而尤隆自白太傅濬治築隄繼之者蘇文忠雖靈秀實天地所鍾毓然豈不以人重哉向使堙鬱于荒陬僻壤蛇龍據之草木翳過騷人遷客足跡所不至則羈雌離獸叫嘷躑躅於其間而已即其奇怪幽阻不自掩抑或偶著于圖經必不能刻畫殺露若斯之

盛也夫騷人遷客流覽標舉尚足以明揚勝地而况遭逢
聖明宰之以翠旱旌之以璇題者哉西湖自唐宋以來雖已名用天下然多壅塞不治我
聖祖仁皇帝六巡江浙築
行殿于孤山之麓緝玉帛而朝諸侯我
皇上率
祖攸行三十年間
親巡者四
天章寶墨後先相輝映焉山川草木沐浴雨膏吐華揚
靈以答

宸顧譬之茅檐蔀屋莫不各有獻芹負暄之忱其與寂寞寬閒徒見賞于騷人遷客者何如也古來巖穴栖遁之士其聲名亦足以馳騖當時流光奕禩然其遭逢不偶或不免潦落抑塞之憾豈若都俞一堂有明良喜起之樂哉湖山之遇亦千載一時也或者謂金碧琳瑯非山林本色則是皐夔稷契遜於巢由務光非篤論矣西湖之奇勝遭際既非若舊日比則推闡論述以發皇之者又豈特如白太傅蘇文忠田氏諸志而已哉江之作烏可少哉且其書也較舊志文損而事增其足以粉飾名區而見珍于士君子之嗜奇好古者無疑也爰序而行之

顧梅坡詩草序

性情者風俗之原而教化之所由始也凡人之情未有不好良善而惡姦邪者也刑罰之用大者斷肢骨離身家小者傷體膚人之所甚畏也以其所甚畏去其所甚惡宜若沸湯沃雪侐然無有然而科條繁多獄訟不止者不以情治而以法治也今夫木之生火也木無火之形有火之情善治者治火于木不善治者治木于火治火于木無治之名治木于火有治之功名不見者木全功著而木已灰矣喜怒愛惡人所不能已之情也其偏徇而即戾也大都激于驟而成于偏善治者養之而已養之者和平其心舒緩其氣使之常有以條達暢遂而

無所抑遏阻鬱以奔突潰防而不可制而民已治是在得其總焉耳夫木生于山非一夫之灌鳥翔于虛魚遊于淵非一人之飼蓋各有其天焉是以君子不以已養人而自養其天因以養人之天天者性情之管也孔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雖多亦奚以爲詩之爲道極于明禋格廟通帝謂而和神人而其始乃起于婦人女子憂思悲懷父子友朋離別贈送以及農夫野老居處食息之細君子誦之始而色然若有所喜繼而悠然以深久而瀹然穆然不知我之爲三百篇歟三百篇之爲我歟以此爲達達亦足矣今之爲詩非猶三百篇之爲詩也然其足以感乎我而移乎彼者猶是也孟子曰

王如好樂與百姓同之今之樂猶古之樂也使孟子而不知詩斯言亦可無述長洲顧君梅坡以詩名都中余未得見其人而耳其稱甲申歲爲龍泉宰來見余于武林余見其人而如讀其詩讀其詩而益信其人龍泉處之下邑民朴陋而未知化君以詩哦而治之有餘矣

李典五澱湖漫稿序

古所謂隱君子者豈必逃乎深山密林之中銷聲匿跡屢不關乎天下恐恐然畏人知哉必其才足以濟時心不忘利物而抱道自足有以樂其所樂不以此而易彼也孔子曰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春秋不可謂有道時也然而孔子不隱何也天下苦無道君子不得獨安

飢渴奔走期一見用以挽回氣數于萬一此孔孟之所以栖栖也沮溺丈人非能隱也自全而已若天下已有道矣在上之君子乘時得君以和平其政教百姓熙熙飲食生長于下天下之責無專屬在下之君子得以優游咏歌笑傲一室而不汲汲于世用此禹稷之所以孜孜也巢由務光非不能見也自樂而已方今

國家承平百餘年休養生息無一物不得其所一才一藝之士莫不磨礪奮發以斯售於世然而通都大邑之間往往有被褐懷瑾不自炫鬻以鳴其高者將所謂抱道自足不以世之所樂易其樂者耶李先生典五其人也先生家虞山去吾郡三百里而近余未得交先生而

交其令嗣蘭臺蘭臺之才華茂鬱勃而漸進于古其傑然足以自見無疑也君子之道或出或處雖父子之間安必其同乎哉乙酉之春予客姑蘇蘭臺以先生詩投予屬為序余誦之夷猶沖逸靖節香山之流也先生其無以自樂乎其眞足樂也然吾尤愛其傷𤸇憫災諸篇述小民之疾苦鋪揚

聖天子傷厲憂勤綏徠安集之德意上與國風小雅相表裏下猶豳田家新樂府而頡頏之先生其果忘乎天下而傲然自樂其樂而已耶其必將有用于世而不徒其言之也吾于蘭臺卜之

晩菘詩草序

抑之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庭內惟民之章古之君子洗濯其心遊之於詩書之府使無有放逸湮鬱以耗損其志氣則神完而智周是之謂內明內明者坐照不疲而不如者且以穆然一室爲不事事而少所可否也武公耄而好學其所兢兢于夙夜以爲民章者如此學者可以深長思矣曉菘莊先生少困於場屋庚子之歲試北闈策勵奮發期以必得方是時也人與之言或不聞或數日不食或卧數日不起躍而起或食兼數人其用心之專有如此者是科卒獲售官于楚朴賁不事一以長厚化民詩書之旁僅有簿牒而已歸田後年已六十餘猶手一編朝夕諷頌如少年未第時先生之於學沉浸

于中不能自已庶幾不知老之將至者也夫人之于物非其性之所篤嗜不能強而安也其務之也必有以取之其取之也不期棄而棄之矣若先生者其安強乎哉予幼不及侍先生而知之悉竊當慚廢時輒舉先生以自厲并以告諸子姪輩乙酉夏令嗣伯塤來幕中奉先生遺詩一册示予云將付諸梓予感先生之好學而或者且謂先生之短于政也因述所知以告學者若其詩之淸麗流轉優入于宋賢之室則有目者所共識無俟末學妄贊云

使浙合草序

浙江人才之淵藪也三年賓興

皇上愼簡主司皆極一時之選而浙省與大江左右

聖心尤惓惓焉歲乙酉新建曹地山先生以銀臺改國子祭酒典浙試家竹汀學士爲副榜旣發省下翕然稱得才之盛雖久困場屋老年不第者指題名錄曰某某名士也今得售矣吾雖被放何恨夫作者有一日之短長取者有一時之好惡雖稱甚得人豈必聚浙東西名士盡取而無遺哉獨使之俯首無憾爲難能也數日余謁先生於公寓見與學士途中倡和合集喟然曰先生之不遺後進也如是夫學士之於先生也尊先達也能取資也夫世稱能得士者必曰公與明方今

朝廷加意作人科條畢備名公鉅卿典司其事何慮其

不公不明特患不和耳不和不必其學識之有差次也文章經術亦各有性情焉雖以歐蘇程朱今時爲主司吾不知其意見何如也先生與學士聲氣之同若水乳膠漆之不可別離其虚懷特識不狥乎衆而又不違乎衆胥可知矣伐木之詩曰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氣誼之合見於音聲極其和平乃格神聽而尚有各持意見以屈抑人才者哉其翕然交推無疑也維城不才忝覩學於此得人之慶與有榮焉不辭固陋而爲之序

東陽課藝序

金華古文獻之邦也自宋元以迄明初名儒輩出以道

德文章經濟顯者指不勝屈也今推浙中文學之盛者必首浙西三郡矣然以吾所見金華文略浙西三郡何以過之夫人才時有衰盛今之金華固不如古所云然亦何獨金華不盡如古也論人才而特以文章文章特以時藝爲足以定且論時藝又特以科名之得失言窮年矻矻閉門造車不合轍則羣起非笑車之不合耶抑轍之先不合也余歲科兩試見浙東之文不下於浙西竊歎從前評論者之未必當而徒以科名之得失定之也浙東之文紹興爲上金華次之金華之文蘭溪浦江東陽爲上諸縣次之於諸生謁見大聲疾呼而獎進之乃如艮材貞餘夙昔埋沒於黃茅白葦間者一經獎剔

莫不爭自挺擢有迎風吐秀自鳴得意之象維時東陽令李君教諭厲君因士氣之奮迎機利導於書院嚴立課程朞年得文若干首將付諸梓郵寄於余屬爲序余惟東陽金華之秀而諸生又東陽之秀也得良師長振興而樂育之蒸蒸日上安見轍之不終合耶將道德文章經濟于諸生是望以復古文獻之舊又豈特時藝之戔戔者爲余使滿將行不得與諸生别其文亦未暇點定聊綴數語以告諸生即以爲序

馮孟亭樊南文集箋註序

余年十八九時好讀李義山集其詩則吳江朱長孺本也其文則崑山徐藝初本也孟子稱誦詩讀書必知其

人論其世義山之爲人史稱其放利偷合詭薄無行朱氏論之詳矣雖澂邱之公或以爲褒譽之過然以肯令狐而即濮陽爲偷合則彼背公私黨不顧是非者猶得稱志節乎朱氏之言未必非平情之論也且文與行雖爲兩途能文之士未必無遺行而學者表彰前哲尊其文必先推其行其有負俗之累取譏當時尤當揣其時局或出于不得已之情廹于無可奈何之勢而白之于衆惡之中使其行顯而文益光況義山名不掛朝籍徒以取憎于僉險之令狐綯遂使終身抑鬱不得志以死此千古才人所爲讀九日尊前之句而欷歔泣下者也何忍吹毛索瘢助之呵詆以申令狐之憤而揚太牢之

僉哉朱氏縱有過情要為善善湛闢翻駁吾無取諸善乎孟亭馮侍御之言曰義山蹤迹名位絕無與黨局即猘惡其背恩僅一家私事不必各徇偏見妄分牛李眞可謂義山知已矣夫黨局不係乎名位東漢鉤黨太學諸生猶得持之若義山僕僕書記不過飢驅餬口耳其惓惓世變不忘忠愛見於詩歌者往往託為神仙兒女隱約不可深解之辭未嘗抵掌抒渠高論國是與昔之月旦品題臧否人倫者異矣義山誠何心于黨事哉侍御雅好李集取朱氏徐氏及凡諸家之為箋疏者盡抉其疏誤而訂正之別立年譜一以祭姊文為主而定其生卒之歲生卒既定中間出處事實犂然就班隨諦寓

言均可參悟於今乃見李生眞面目矣書成命其文集曰樊南文集箋註屬余序昔杜預爲左傳釋例尙書郎摯虞甚重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其所發明何但左傳故亦孤行侍御黌疾邱園寄情墳典聊資傳釋以代萬元豈特玉溪功臣即以爲孟亭文集也可爰繹其緒論以應之其詩箋大司寇香樹師別有序

題駁成案序

天地之大德曰生風雨雷霆皆所以生物也是在得其中而已不得其中不特雷霆殺人風雨之殺又甚焉得其中則雷霆之功與風雨等國家之有刑猶天之有雷

蹇也善治者以之生不善治者以之殺生殺之用治亂之所由分也夫生殺非寬嚴之謂也殺而當嚴亦生也生而不當寬亦殺也舜之告士曰期予于治刑期于無刑以刑求無刑非以不刑求無刑也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夫天下安能無訟要以使無訟之心治訟則庶幾矣我

朝

列聖相承仁育海內法綱之寬超越前古每歲秋讞緩決率數千人其即市者十分之一耳

世宗憲皇帝慮讞獄有不當

命法曹駮議有改正刑名者錄其主者而原讞司之罰

著爲令我

皇上欽恤民命實切痌瘝獄成輸孚不厭詳審幽隱纖曲靡不洞達適輕適重務協于中三十年以來駁議條件無慮數百主事洪君按年輯之凡若干卷付諸梓以示予予曰大哉洪君之志也周禮小司寇以三刺斷萬民獄訟之中歲終則令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鄭氏謂上所斷獄訟之數愚以爲非也計弊者其數中者三刺之中獄訟之改刺者登其中所以爲天下法也刑者例也一成而不可變而上服下服各有適劑所謂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也自周迄三典漢約三章刑法之數代有增損匯司散頒皆詳于律令而略于成案馬端臨

作刑考立詳讞一門多採駁議所以示後世用中之準意至善也夫生殺不係乎寬嚴中亦不係乎輕重衣冠懸象魏誠不足以治後世而治則刑重亂則刑輕要豈篤論哉世輕世重積漸有由明啓刑書班班可攷洪君之所述殆亦馬氏之意耶司獄者誠鑒于此而有折衷可以贊

聖天子大中之治而洽好生之德矣

樹參弟新樂府題辭

神仙之術儒者勿道然其精者日存心日靜與吾道有相合焉心不存則放不靜則動動與放則失其心其有學焉而至求焉而得者皆求之閒也凝神於若存若忘

之間久之而無所有此靜之極也神仙以之守巳凝神于若存若忘之間久之而無所不有此靜之極也儒者以之應物其爲用不同而其致功則同一而已矣一者純而不雜久而無間之謂也夫乾其靜也專不專不成其爲靜也專則一不一不成其爲乾也用志不紛乃凝於神乾道變化皆由于此于人何獨不然凡物始於一盈于萬非一無以生萬非萬無以成一故極之于一所以徵變化也極之于變化所以徵一也一而不變化其所謂一者非也變化而不一其所謂變化者非也三弟學于儒而好言神仙其餘事復長于音律茲以計偕來出所著碧落緣鸚鵡媒樂府二種示余其有所感而云

然耶吾不知其何以生而死死而生人而物物而人也將所謂生死人物皆心之專一者爲之其合儒與神仙而言之耶其將去吾儒而歸於神仙者耶神仙吾不知誠如是也其學爲而至求焉而得者斷可必也於其歸書以勉之

自怡軒詩鈔序

李君蘭臺博學好古喜爲歌詩在予學使幕酒酣縱談于世少所可獨擻稱許先生之爲詩也後三年予使滿蘭臺亦教授都下暇日從李處鈔得先生古詩十數章讀之知嚮者言不謬越數日街鼓既下先生來過予坐定觝談詩馳騁各家而歸宿于杜凡沓韻叠句參差斷

績聲音微茫之間予向若有心得而口未能言者先生盡發之無遺迄漏下數十刻別去去後予徘徊一室歖極無可告訴工部所謂淵淵如金石聲置几席間信有之矣頃日函索其全稿得詩鈔四卷矜鍊含蘊不妄馳騁學杜而不襲其貌斯真善學杜者也予好談杜詩或笑爲苟難而不合時尚獨京兆蔣公往往與予合今後得善論如先生衆不孤矣

句湖集序

嶺南詩自三家外有九谷子與陶苦子並稱五家九谷者方公殿元之號也九谷官上元令老卜居蘇州有子曰貢朔曰東華貢朔才高早卒東華名朝所居有亭臺

竹木有池曰勺湖日嘯詠其上因自號勺湖云蘊亭金先生九谷壻也受詩學于外家予年十九贅於金爲先生女孫壻時勺湖已前卒先生每論詩輒稱之不置綵林夫人九谷女蘊亭先生配也亦嘗談詩每曰吾先子云何吾先兄云何時余前操管學爲詩竊耳熟而心識之乾隆三十二年外舅定濤公既刻蘊亭綵林集鄉寄予其明年春秋滿來京師出手鈔一帙曰此勺湖集也亦將付梓子其訂之蓋三十年以來耳熟而心識之者於今乃得讀其全帙爲當方氏之盛也父兄子弟人各能詩每一篇成彼此傳誦更唱疊和庶幾晉謝氏之風焉今亭臺竹木皆他人有惟九谷勺湖集猶存勺湖集

亦幾散失其孫爲小官僕僕風塵間不能梓行於世僅得之吾外舅之手錄其不與亭叢竹木同盡者有幾然今之知勺湖者又數十年其所傳于世而爲人所愛惜者何如也蘊亭先生嘗謂予曰勺湖右沐弟子有請業者曰詩法如何勺湖兩手持巾左右矜水淋漓滿盤中曰瓢是矣夫詩忌直而貴曲順逆相錯而精味流焉緒法句法豈離乎此勺湖目擊道存不言而以象傳之則其詩可知矣

李適園侯鯖集序

自唐韋蘇集古爲詩後世效之至荆公而尤精矣以古人之詩離其章句以就吾意宛轉以趣湊可謂奇矣文

章之道千變萬化不必不奇要在奇而不失乎正一字各一義集而爲四集而爲五爲七此一奇而人不謂然一句各一義集而爲四爲八集而爲十二十六以至數十此一奇而人亦不謂然蓋人固以尤難者爲奇也吾觀人之爲詩者矣首尾或不相屬寸寸節節而爲之是其自爲之詩皆可離之而爲他人爲數人也若夫集古者或徒取其韻之合音之調强綴以爲篇而不顧其句之各爲句人之各爲人是二者亦相等適圓性顯絕於古人詩無不窺其詩格律謹嚴必自出新意以拔奇於古予向者序其金筑樓詩而知之近以俟觹集示予五七言各數百首皆集古之作予初讀之而忘其爲古人

也曰此此皆適園之句耳於古人乎何與及徐觀之而益駭謂古人之何適如我適園也則適園之自足爲古人也抑吾聞集古者集一家易集一朝難一朝之詩風氣不同體格亦異非若一人之作可泯合無迹今適園乃集六朝唐宋而如出一人此其尤難而可以盡文章之能事厥好奇之心矣夫婁護傳食五侯物而不化耳豈若上溯茹毛飲血之初自牲牷牢醴之大至溪毛澗草蘩藻稗穋之細兼收並蓄以備煎烹者哉吾奇適園之善用古而惜其以侯鯖盡之也

大清刑法表序

古者文字未立先有圖書圖書者懸象示人天文也聖

人作易爻先于辭爻可賅辭辭不能盡爻故曰立象以
盡意繫辭以盡言太史公作史記始創十表八書表以
縱橫成文亦圖書之遺意也書有禮樂而無兵刑班史
始合兵于刑爲刑法志顧辭畧稍備因革而已夫刑之
關于治亂大矣古何以無圖曰有之周禮月吉始和皆
讀灋此今之講讀律令也曰懸灋于象魏此必圖也特
不傳而周律之散見于司寇職者亦不備哉
國家以忠厚開基
聖聖相承仁育義正哉
皇上痌瘝在抱明愼用刑百司條奏因時損益悉稟
聖裁以昭協中之治

欽定大清律凡四十七卷足以極盡情僞永垂法守范子蘅洲檻讀者不能淹貫全書比附參觀或致歧誤列百二十表以總攝之有經有緯有攷有釋而別立說于其首詳其緣起沿革于是上下數千年世輕世重之故奇請他比之準犂然其見既成乞予序予曰范子之用心得好生之心矣刑者生民之大命自古重之舜典天命天討同爲天工庶言庶獄文王罔敬自煦煦爲仁者惑于果報之說動言庭堅不祀由于作士絕口不敢談至以讀書不讀律用爲訾謷豈不謬哉夫道德之後流爲刑名此固其所謂道德者非也若乃惟明克允哀敬折獄非即以道德爲刑名者乎律之爲書別嫌疑明是

非其義同春秋而三百三千與禮教相出入儒者平時鄙爲不足道一旦臨民其不以人命爲草菅也幾希矣表而列之使讀者一目了然此即周禮懸灋之義仁人君子之用心也昔周公誥召公以天壽平格于其末也呼蘇公而丁寧之曰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則即以此書爲壽世之謌可也

孟卿詩鈔序

家之興替視所生男慧女鈍多興女慧男鈍多替孟卿生十數月能笑甫能言即解人意七歲就家塾不半年而止然而好讀書有至性喜綴小詞予以爲不可學因讀史記通鑑記事本末頗多記憶往往撫掌談故事娓

娓可聽予又以香山詩授之幾一閱曰此殊不難試爲之思致淸潤歲庚午余大病私剪臂肉療予秘其創其母察其色黃瘠始知之時余疾亘已年十九歸博陵崔郎崔郎亦好學夫婦日相倡酬壬午余視學浙江偕崔郎來與諸昆弟結浣霞詩社予亦偶與其事予嘗謂孟鈿曰汝不事女紅而好吟咏汝性慧而兩弟俱鈍讀書未成此非予所願也己丑秋寄詩數卷請予評定并弁言其首適予有黔中之行孟鈿亦偕崔郎赴南鄭任忽忽三年秋夜偶于案頭見其詩念二十年婉娩予膝下者秦關燕月迢遞千里人生幾何聚散如此如之何其弗思也因書數語弁其集并示中甥中鈺予雖恒言不

稱今五十有二矣汝等皆壯有室家所成就者何如哉毋使予言之卒驗也

關神武寶訓序

天何言哉神安得有訓世傳關神武寶訓一篇不知所自始毋乃僞託歟雖然而其意無惡也世風之下也重是非不如其重禍福於是釋氏輪廻果報之說得而中之中之愈深則其視禍福愈重士君子欲矯其弊將强語于人曰吾所重是非禍福非所論此必不勝之數也且衆人豈竟不言禍福哉易爲君子占不爲小人占過涉滅頂凶矣而以爲无咎爲君子言之也荷校滅耳凶矣而以爲禍爲小人言之也隨有獲獲矣而以爲貞凶

喪羊於易喪矣而以爲无悔屯膏一也小貞吉大貞凶包承一也小人吉大人否亨觀一也小人无咎君子吝夫禍福與是非合者理之自然者也而或不盡然者數之適然者也明乎是非之辨而禍福不足以脅之者君子之立心被然者也今欲爲君子訓則經書具在欲爲小人訓則經書不足以勸之小人不見利不勸不威不懲必深中乎其所貪而巖惕乎其所懼此寶訓之所爲作也東平知州沈君以循良著稱辛卯春予居

畢山左始識之以所圖寶訓示且索序予因知沈君之善治民也夫民非可以經訓也託於鬼神禍福以勸懲之而民庶幾治矣周禮月吉令民讀法乃懸法于象魏

文神仕者掌三神之法以猷鬼神註猷圖畫也古人于理之難喻者往往以神道設教猷鬼神與懸象魏一也予嘉沈君之志爲有合於古故不辭而爲之序

三弟竹初詩藁序

自予官京師弟得先大夫札輙言吾弟幼慧年七歲隨祭先塋舟中教以切韻一日即習熟十一二齡遂能縱筆爲詩文歲乙亥予乞假歸弟以詩示予予弗之善也越八年壬午視學浙中弟偕往相與登鴈宕觀龍湫縱遊括蒼石門諸勝吟展所至予兩人篇什恒相埒其他風晨雨夕聯牀倡酬者無虛焉未知弟之詩視予何如然往往一字一句互相酌覈時復怡然以解非他人所

能愉丙戌以後予既還　朝弟屢上春官不第僕僕南北然聚而散散而聚其倡酬如曩時蓋吾兩人既以至性相深而又同具昌歜羊棗之嗜故無間臭味也予嘗為弟言昔人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予性鈍又不幸早厠仕籍因循荒陋以迄于今稍幸天姿近醇無乖盭柔敦厚之訓耳至于肆力古人將于弟乎望然吾見數年來弟之窮愁牢落飢驅奔走視予鹿鹿宦途者無稍殊又甚為吾弟懼也彼夫鏤脂刻冰循蹈故習者既恐無當于斯道正聲如吾兄弟稍知門徑顧又與時浮沉不自致力若此大雅終不可作則重可惜已雖然予今年五十有三矣髭髮半就白牙齒亦多動搖復苦消

症偶一搆思竟夕不得寐卽欲精進而精神衰落殆無如何弟少予十九歲況能虛衷好學以簡帙爲性命如予之年必有大過予者今先大夫已棄世予所造不過爾爾廻憶曩時所蘄于弟者無使先大夫爲失言吾弟其勉之哉長夏論詩互審舊作爲識數語于其篇首時乾隆壬辰六月望後一日